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向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六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七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為益州刺史王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善曰應劭曰不知純緜之密也瓚以為純緜　良曰荷負也旃氊也被服也純緜繒帛也言夷狄負氊服毛者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羮藜唅五臣作含糗去久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善曰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食也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羮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銑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五臣有其愚心而杼情素

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濟曰王襃奏褒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善曰服虔曰恭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翰曰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　向曰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效功衆多也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反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也亦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健作皃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五臣作樸清水淬子會其鋒越砥斂其鍔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此二人爲鐵劒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鋻也焠子妹切鋻工練切說文云鍔劒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劒不如一歐冶歐冶即巧冶也　良曰巧冶善鑄劒人也干將劒名樸劒未理者淬謂燒刀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鍔亦刃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善曰胡非子曰負長

劒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兖切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氾灑之處也彗音遂塗路也　銑曰剸斬也犀獸名革皮也彗帚也氾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劒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　翰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筴五臣

作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向曰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胷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驂乘去旦善曰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為名　銑曰驂亦駕也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善曰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　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輿車也縱馳騁騖忽如影五臣作景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

翰曰電風皆謂疾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向曰八極八方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故服絺綌五臣作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狢五臣作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五臣從心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善曰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　翰曰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五臣無也是以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善曰應劭曰嘔

喻和悅皃嘔一侯切　向曰易謂海內易理

銑曰嘔喻喜悅皃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　夫竭智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良曰為人君當

竭盡智力託附

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

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擇伯霸也　昔周公躬吐握

之勞故有圄　五臣作圉　空之隆　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

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

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濟曰握捉隆盛也餘

同善注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善曰韓詩外傳

曰齊桓公設庭

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

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

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遝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翰注同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

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向曰揆度悃至也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疾已遭斥逐又非其過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

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濟注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猶用去卑辱奥於六渫薛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脚而享膏粱善曰張晏曰奥幽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奥音郁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屩躧按屩以繩為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

向注同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于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五臣有故虎嘯而谷五臣本無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五臣無氣字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洌清也蟋蟀俟五臣作侯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

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向日蟋蟀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陰以出言知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見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令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人則天子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美衆賢生於此國

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濟曰文武文王武王也

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善曰尚書

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五臣作號鍾蓬五臣作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善曰晋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瓚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孫卿子曰羿蠭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良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故聖主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待也上下俱欲懽五臣作歡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右論說其非者不信也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　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皃沛大水皃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濟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於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善必至也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善曰

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聽明矣殫盡也

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遊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善曰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令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翺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

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濟曰雍容閒和皃言天子靜思乃閒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

何必偃仰詘信

五臣作屈申

若

彭祖呴呴噓虛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絶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向曰濟濟盛皃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令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怜先零猖狂侵漢西疆善曰漢書曰詔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音真協韻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驚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辟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既臨其域喻五臣作諭以威德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濟曰

臨羌人之域宣喻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善曰酒泉太守言充國屯田非便不如擊之論語讖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銑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善曰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以擊之奮震旅衆也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善曰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开於鮮水陽　銑注同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音剛　善曰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

注曰制折也　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當也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翰曰克勝也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善曰毛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善同銑注　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五臣作緒　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

尚桓桓　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桓桓武皃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摇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令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

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隲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隲也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子孝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隲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向曰茫茫廣大皃祚福也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臣作讚銑曰兆始也攸所也五曜霄五臣作宵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

萬寶增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濟曰五曜五星也宵夜也歎則哭也餘注同 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良注同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濟曰西零西羌也遘作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向曰上將鄧騭也授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兵器也 桓桓上將寔天所啓 善曰桓桓武皃也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銑曰寔實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 允文允武明詩說禮 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

氏傳趙衰曰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　良曰允信也

憲章百揆為世作指　善曰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令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向曰揆度楷則也

昔在孟　五臣作盟　津惟師尚父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善曰鷺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　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之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

蒼生更始朔風變律　五臣作楚　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於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

亡　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也言王風廣也**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向曰玁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原地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五臣作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協韻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銑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況乎鄧隲至遠邊鼓旗不捨宣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鉉鼎杠也乃著述人通言之**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善曰毛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向曰我出謂鄧隲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天子餞我路**

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善同翰注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介珪既削列壤酬勳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向曰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言將封騭為諸侯也列壤謂分土也勳功也令我將軍啓土上郡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也銑曰啓開也上郡謂騭所封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酒德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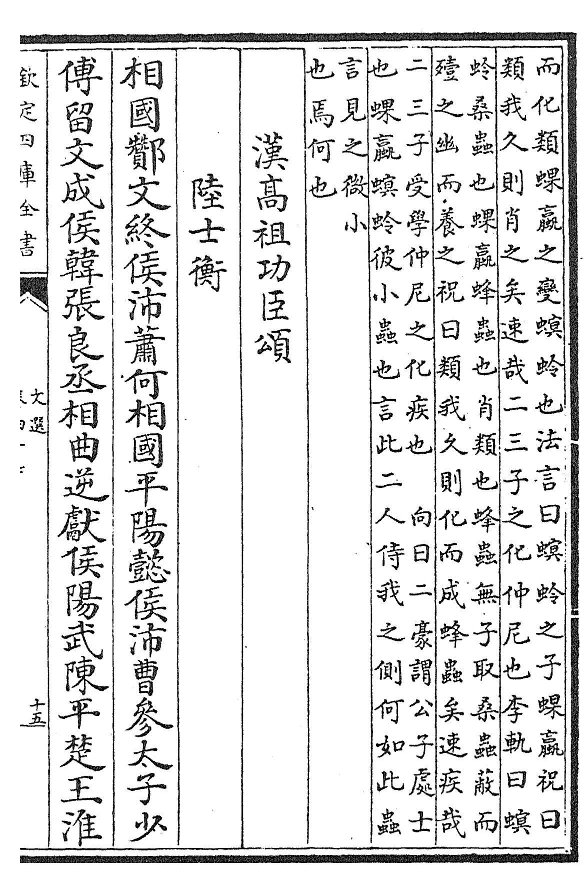
劉伯倫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

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向注同

有大人先生向曰假為辭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来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也扃牖門也八荒八方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閭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　翰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良曰如往也止則操巵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善曰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　濟曰操挈皆執也巵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善曰左氏傳曰

伯州犂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劒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於是方捧甖鶯承槽五臣從米銜杯五臣作盃漱醪善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奮髯踑舉其踞據枕麴

藉糟善曰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日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魋結箕踞銑曰奮動髯鬚也踑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向曰陶陶和樂皃兀然而醉豁五臣作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五臣作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五臣作嗜欲之感情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五臣無浮萍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向曰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蜾果蠃力果之與螟名蛉音靈善曰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巳



而化類螺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蠃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蠃螟蛉彼小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縣布趙景王大梁張耳
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
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
傅寛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
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
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

轃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

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此序

頌曰

芒芒五臣作茫茫宇宙上墋楚錦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善曰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令上滲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皃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媟也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翰曰茫茫廣遠皃墋垢黷濁也並言天下昬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

赫矣高祖肇載天禄善曰尚書曰天禄永終向曰赫盛肇始載運也

沈

跡中鄉飛名帝録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録圖　向曰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録謂預應圖讖如預飛名在其中慶雲應輝皇階授木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　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善曰漢書

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詳見出師頌素靈夜歎注 良曰彤丹紫色金精仍頹朱光以渥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五臣作人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寛仁之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皃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綢繆叡后無

競惟人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銑曰綱繆親容皃叡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秦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善曰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振給於下人夷平邁行也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善曰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

爰淵爰嘿有此武功善曰莊子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濟曰爰於淵沈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理也

長驅河朔電擊壞東善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大顏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　良注同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善曰漢書曰魏王豹

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翰注同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向曰此謂張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　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銑曰言配合天命籌策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

窮神觀化望影　五臣作景　揣情　善曰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

者賈豎易動以利令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不能逃形也　翰曰寧安也注與善同

隨難滎陽即謀下邑

善曰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向曰酈食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兵敗還至下邑高祖曰吾欲取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黥布韓信彭越可以破楚必矣滎陽下邑並是地名

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

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漢

王滎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袵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漢軍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令銷印碁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令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来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

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濟曰固陵地名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

霸楚寔喪皇漢凱入

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也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

善曰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卻粒謂絕穀也

曲區句逆遇宏達好謀能深

善曰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曰好謀而成　向曰

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銑曰平常好道術玄理也重玄匪輿九地匪沈善曰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濟曰匪非輿深也言平妙知天道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伐謀先兆擠濟響于音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奇謀六奮嘉慮五臣作聲四迴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私之世莫得聞向曰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規主於五臣作以足離項于懷向曰規諫也韓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於高祖高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為王又平以金

離間項羽君臣羽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格人乃謝楚翼寔摧**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銑曰格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折**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濟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偽遊雲夢信必郊迎因執之高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平計遂得解圍胡馬即匈奴也洞達也**迎文以謀哭**五臣作送**高以哀**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哀　良注同**灼灼淮陰靈武冠世**韓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皃冠首也言其靈武為世之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　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與也契合也**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銑曰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雲起猛烈若

虎之噬噬齧也陵險必夷摧剛五臣作堅則脆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濟曰言其雖陵敵險難必以平也摧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肇謀漢濱還定渭表善曰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京索桑各既扼引師北討善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濟注同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

疑兵陳舩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向注同

威亮火烈 五臣作烈

勢踰風掃 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　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掃言易也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馬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　濟曰破代齊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

二州肅清四邦

咸舉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良注同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也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克滅龍且子余爰取其旅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向注同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五臣作推德辭

通絶楚善同銑注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銑曰蒯通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己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絶楚王之望

彭越觀時弢迹五臣作韜跡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韜藏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闘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威凌五臣作陵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

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絶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宫於宗周　良曰楚域謂項王也　翰曰即就宫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也

有烈烈黥布耽耽其眄　五臣作眄音麪　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耽耽　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説餘此類烈烈猛也耽耽虎視皃此於虎言猛也眄視也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　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鋭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

覩幾蟬蛻　稅　悟主革面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説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

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　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覺漢主仁明故改操而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

肇彼梟風翻為我扇

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善曰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矯矯三雄至於垓下

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來縣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向曰矯矯雄勇皃垓下地名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慝　銑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

舍福取禍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士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文王有聲 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 也罔極自詒五臣從具 伊媿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貽伊慼詒音怡 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固也罔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 俯思

舊恩仰察五緯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　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此恩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祇　銑曰脫遺也跡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悴葉更輝五臣作耀枯條以肄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濟曰謂耳敗走已如

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
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

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良翰同注

盧綰自微婉孌我皇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　向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帝卧內婉孌相親皃我皇高祖也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善曰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　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則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

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兵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綰為叛亡入匈奴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從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鋗呼玄切酈持益切

肅肅荊王董我王軍

善曰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翰注同

我圖四方殷薦其勳

善曰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　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

庸親作勞舊楚

五臣作祚

是分徂踐厥宇大啟淮濆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為荊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濆　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

之臣分楚地而為荊國也　濟曰厥其宇居也言往踐其荊國之居也啓開也淮水名在荊地濆水濱也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良曰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

義形於色憤發于五臣作於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善曰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向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絶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善曰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象曰曾子然公順多略 銑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是忠勇惟帝攸歎 平聲 善曰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 濟注同

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 善曰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良曰鶩馳逸疾也

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善曰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尉向曰惟是也時勃為太尉也劉宗漢也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為也勳耀五臣作曜上代身中下藩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濟曰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舞陽道

迎延帝幽數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數　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為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帝幽數也澤無水曰數也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賛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翰向注同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銑曰此謂酈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衆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衆也

振威龍蛻五臣作脫音奪攄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善曰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陣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濟注同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善曰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迹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附高祖也

馬煩轡

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去聲協韻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踐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令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頹陰銑敏屢為軍鋒良曰此謂灌嬰也銑精敏達也鋒謂為先鋒也奮戈東城禽項定功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銑注同乘風藉響高步長江収吳引淮光啓于東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響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光大啓開也陽陵之勲元帥是承善曰

漢書曰傅寛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翰曰此謂傅寛也勳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勳爵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善曰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也銑曰夷平殄盡俾使懲止也言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五臣作宮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善曰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謨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翰曰此謂酈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　向曰名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是也　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

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善曰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　銑曰輶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

善曰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為高梁侯　翰注同

建信委輅胡格被褐獻寶

善曰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庶車也婁敬本為輓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獻說令都長安可謂大寶也

帝伊洛定都酆鎬　善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向注同　柔

遠鎮邇寔敬攸考　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大雅曰考成也　濟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考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　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昂藏皃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　往制勁越來訪漢皇　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

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　翰曰制約也勁疆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而来歸漢之德也訪歸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善曰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伐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賛曰尊實赴赴邦家之彥　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善曰

班固漢書賛曰漢承百王之獘典引曰彛倫斁而舊章缺　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昬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濟曰朗明昬暗也　翰曰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　尚書曰垂裕後昆　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睎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睎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

無知叡敏獨

昭五臣作照奇跡察倅蕭相貺同師錫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倅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　向曰此謂魏無知也敵明敏達倅比也貺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五臣作紓漢披楚唯生之績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酆水東注維禹之績　銑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紓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皤皤音婆董叟謀

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皤皤老兒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奴教切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　良曰秀朗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　向曰袁

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斾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遠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

紀信誑項軺以焦軒是乘攝齊五臣作齋即夷切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善同翰注 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軺軒輕車也攝齊摳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也

周苛慷慨五臣作慨心若懷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形可以暴志不可凌五臣作陵 善曰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也餘同善注

貞軌偕没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升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没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

天地五臣作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烏老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

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媼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摠述其事也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翰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望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善曰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也

弘海者

川崇山惟壤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成之也

韶護錯音袞龍比象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良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五臣作網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内之雄　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網紀網羅也

劒宣其利鑒獻其朗善曰廣雅曰鑒焰也鑑謂之鏡　翰曰宣猶用也鑒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劒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

文武四充漢祚克

廣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孝若善同銑注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賛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琰次人也善曰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善曰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　向曰又為樂陵郡人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五臣作樂也故薄游以取位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　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位也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見傲慢也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

正諫以明節善曰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　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節也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苦回諧以取容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啁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　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詼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容也潔五臣作絜其道而穢其跡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　向曰言志清而為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也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

而隱也　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

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

善曰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良曰曠寛贍多宏大也天力

倜儻博物觸類多能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翰曰倜儻謂奇才也

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賛猶通也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

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義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説各有所出漢書

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横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

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

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精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濟曰又有疾恵之辯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

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向曰計數也

乃

五臣有不

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　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

聞不忘於心諷誦不忘近過於耳而閟藏於心謂明惠也 翰曰言諸術皆纔經於目則 夫其明濟開豁呼括包含弘大陵轢歷 卿相謿從口五臣 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臺籍貴勢 善曰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跆籍鄧展曰蹦也 向曰陵犯轢踐也嘲哂謂戲弄也 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皆籠罩在於心胷也跆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也 出不休顯賤不憂戚五臣本作感 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 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 善曰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 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 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

最高也邁過也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五臣作也善曰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敎之外也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談者

又以先生噓虛吸許急沖和吐故納新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銑曰噓吸謂吹欷也沖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

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濟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神交五臣作變造化靈為星辰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向注同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良曰忽怳謂幽微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翰曰謂湛覲省於父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五臣作象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

何以識之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像謂所畫形象也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逍遥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　翰曰慨然猶悵然也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善曰矯矯輕舉之皃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向曰矯矯高皃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退不終否進亦五臣作不避榮善曰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銑曰退無慍色故不終否謂志不通也臨世濯足希古振纓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涅而無滓既濁能清善曰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

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翰曰湟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湟中而無穢污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

無滓伊何高明克柔

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能為柔道

能清伊何視汙若浮

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沈浮　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為恥也浮猶清也

樂在

五臣作在樂

必行處儉

五臣作淪

罔憂

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

跨世陵時遠蹈獨游

向曰跨越也蹈步也

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

而不能胥予有何規於老聃哉　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溯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　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

染迹五臣作跡**朝隱和而不同**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良曰染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

棲遲下位聊以從容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濟曰下位謂朔為大中大夫也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銑注同

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

墟墓徒存精靈永戢良曰戢藏也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

下人思其軌則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立祠廟於此也有官司主其寢廟也圖畫也周旋五臣作游祠宇庭序荒蕪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銑曰東西廂曰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良曰榱椽也萊蒿也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濟曰肅肅清皃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五臣本作精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曰言不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精猶思也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善曰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彷彿五臣作髣髴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髣髴聞

其高風清塵故此用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 善同濟注 濟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 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 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 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

繼體承基翰曰三皇五帝更遞興盛雖歷遠代而後帝王必繼其道也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異道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善曰鄧析子曰聖人也逍遥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摸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善曰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雖善本無雖字遭離不同且善本無且跡有優劣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鈎命決曰俱在

隆平優劣殊迹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五臣作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扇振革改揆理也故二八升而唐朝五臣作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善同銑注銑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桓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

重耳晉文公名也中古凌五臣作陵遲斯道替矣翰曰替廢也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　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　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　向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

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銑良濟注同衰世之中保持明善本作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蒯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 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吴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 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為盛善曰漢書

曰高祖隆準而龍顔應劭曰顔頟顙也漢書上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鎭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銑曰控猶用也

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

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也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

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

靜亂庇人抑亦其次

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懃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臣也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

善曰毛詩

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　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也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也　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

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二濟良注同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

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翰曰有生謂生人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向曰嘉善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歎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五臣無也字良曰各得一時之宜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論時則民方塗炭計

能則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北面以事魏朝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濟曰言彧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眩為己明鑒故久而益明也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為己功故有事至其所主而後定也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彧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亡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偪遷獻帝於長安也公達慨然志在致命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銑曰荀攸字公達慨然壯勇見言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

其命以匡漢室也。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濟曰：隸，官也。軍府曰幕。源流趣五臣作取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五臣有且哲名教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也。翰曰：謂其與彧志同，彧之死矣，而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夫仁義不可五臣有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向曰：宗，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生理不可五臣有以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

鵩鳥賦曰生生之理足矣 銑曰攝行契義也

相與弘

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

道豈不遠哉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比臣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 善曰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 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明折勇撓曲也

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 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

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

所五臣有以不與魏武所五臣有以不容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　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含容者也與許也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　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令琰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然而先賢王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五臣作拘者乎善曰漢書公孫玃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王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

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從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形不濫　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傳曰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

其臨終顧託五臣作命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五臣作受之無懼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勑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向曰先主勑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五臣

作

捴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 銑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皃 良曰捴角謂童子之髻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捴角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策字素猶心也契合也

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 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 翰曰晚節謂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 善曰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 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

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　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神情所涉豈徒謇愕五各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若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　銑曰謇正愕直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

乞食矣昭大懃伏地流汗然而向同善注夫一人之身所照五臣作昭登壇即位之時也

未異而用舍五臣作捨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内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況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夫

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善曰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向曰有自古來也

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

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理所託之事或有乖異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爲天下作法度者不可廢而不述故復撰序所懷以五臣無以爲之讚五臣作贊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吴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黄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

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 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 向注同

洪飈扇海二濵揚波善曰揚波喻亂也 銑曰洪大飈風扇動也二濵謂南濵北濵皆海也

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

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善曰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鱉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赫赫三

雄並迴乾軸善曰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良曰赫赫盛皃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善曰香草善鳥皆喻賢也　銑曰鳳龍蘭菊並比德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秀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五臣作賾奇賞要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向曰此謂荀或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皃洞通照明也　翰曰賾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道也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善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良曰言其明也彌益也　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滄海横流玉石同碎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横流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銑曰滄海横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　達人兼善廢已存愛善曰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謀解時紛功濟宇内善曰老子曰解其紛　濟曰紛亂也　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

善曰魏志曰太祖進爵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翰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

公達潛朗思同蓍蔡

善曰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蓍蔡也　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蓍以卜龜以筮言思慮潛明有如卜筮預見其事也

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善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念不延遘此顛沛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　濟曰遘遇也顛沛亂也　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

愔愔幕裏筭無不經

善曰

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愔愔　翰曰愔愔安靜皃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也

亹亹通韻跡不整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

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　向曰亹亹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整停滯也　銑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可寳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哂之哂笑也

知五臣作智**能拯**五臣作極**物愚足全生**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生莊子曰可以全生　向曰言其內智筭能極於物而外皃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郎中温雅器識純

素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向
曰此謂袁渙也郎中官也純素謂與衆不雜 貞而不諒
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
貞而不諒論語曰孔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
後漢書郭林宗曰黄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　銑曰貞
正也諒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理
物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志成弱
冠道數歲暮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
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
晩也　良曰弱冠二十歲
也數布也歲暮謂年老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曰論
語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濟曰言渙仁而
能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渙言詞忠正也 雖遇履

虎神氣恬然善曰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昔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行不脩飾名跡無愆善曰班固漢賛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向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操不激切素風愈五臣作逾鮮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磋自有純素之風雖在濁世愈鮮明也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

高嶷魚力反善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翰曰此謂崔琰也天性疎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内也嶷高皃忠存軌跡義形風色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每折之義見於風神顔色也形見也思樹芳蘭剪除荊棘善曰芳蘭以喻君子荊棘以喻小人　向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樹立也荊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良曰琅琅珠玉皃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　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

隷是耻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

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隷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濟曰天運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珠也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 善曰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 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 善曰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翰曰形器不存謂心存萬物不專存一理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

和而不同道而不雜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同理

通於衆其心不雜

過醉忘辭在醒貽荅

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向同善注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　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　濟曰戴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愧耻不能致君如堯舜之德

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録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輔臣之過故懼若在已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帝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善曰言德喻玉　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玉雖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内雖積德微薄天下所知也踰過也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五臣從才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烏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從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徵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顔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

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銑曰泰初夏侯玄字　濟曰器量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　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　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　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五臣作愛既同情禮兼到　善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 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不失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 女教 求仁不遠期在

忠孝 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令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翰曰烈烈謂威勇皃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

玄伯剛簡 大存名體 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

志在高構增堂

及陛善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淩理勢然也　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善曰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乘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良注同　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正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

堂盛皃基宇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器同生民獨禀先覺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禀先竅之理知帝王之道可以為也器形也覺竅也標五臣作才牓風流遠明管樂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牓有大力矣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翰曰標牓諸葛見古人之風流遠明管毅之才以自比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苦角反善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向注同百六道喪干戈迭用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厄迭遞也

干戈遞用言亂也**苟非命世孰埽**五臣從土**雺霿**莫貢反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雺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雺霿昏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賢豈能埽除天下之亂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善曰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已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　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

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宏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　向曰釋去也褐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

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盛皃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　翰曰此謂龐統也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

五臣從才

之振起清風

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古人之清風

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良曰綢繆恩容皃哲后謂先主也無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無妄卦云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善曰毛詩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又曰維清緝熙　濟曰夙早匪非懈墮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非敢怠墮義在和明政治以平天下

三略既陳霸業已基

善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剋為軍中郎將卒　向注同

公琰殖五臣作植根不忘中五臣作忠正豈曰模五臣作謨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

而可敬 善曰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模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 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禄秩以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

公衡沖 善本作仲 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向曰此謂黄權也公衡字也沖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惑

疇昔不造假翮鄰國 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

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拜鎮南將軍

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翩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善曰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

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紜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為用也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

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斷也　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　向曰桓桓武皃霸迹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

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

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大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騑曰請息肩于晉　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　良曰撫猶歛也言其如鳥歛翼於鄉閭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

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五臣本獻作贊匡此霸道善曰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濟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翰曰孫權即位追諡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

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出五臣作生世亦須才善曰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五臣從才吐奇乃構雲臺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陛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　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昂出羣皃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子瑜

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良曰殺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翰曰私位謂兄弟之次也伯言蹇蹇五臣作謇謇音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五臣作獻替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以替不獻能而進賢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謇謇直也出

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請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

五臣從才

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皃嚴整珪玉無玷缺也

立上

五臣作行

以恒匡上以漸

善曰吳志曰雍訪及政職

所宜輙容以間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匡正也正其君上必以漸諫不為彊也 清不增絜濁不加染 善曰言得清濁之宜也 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染也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善曰吴志曰翻性不恊俗多見毁譖 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 五臣作歎 過孫陽放同賈屈 善曰吴志曰翻數犯顔諫争權不能悦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責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賛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抑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

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騏驥躊躇於弊輂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驚騏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王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王所知乃遭遷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人

詵詵眾賢千載一遇 善曰毛萇詩傳曰詵詵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向曰此摠述三國之美也詵詵眾美也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善曰鸚鵡賦曰蓐收整轡登樓

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放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　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大路也驤舉也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善曰毛萇詩傳曰挹斟也　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流澤也俯下也弘安也

名節殊途雅致同趣

善曰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銑曰人之名節雖則殊途事君之義亦同趣理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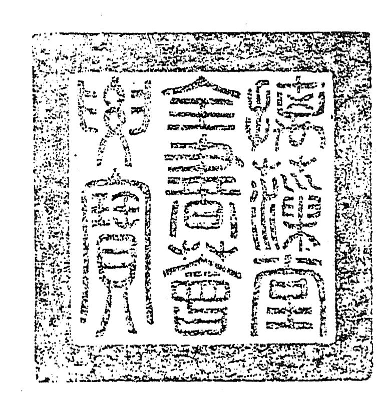
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　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

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睎遐風

重瞳冠世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向曰言庶幾想衆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文選卷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七 集部

文選卷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濟曰封者封

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善本無之字生民善曰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五臣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注作于歷選列辟以迄於秦善曰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向曰迄至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者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良曰踵繼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善本無也字善曰張揖曰紛綸亂貌湮沒也勝盡也翰曰紛綸威蕤言衆多也

言自古之君衆多其湮没磨滅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

繼韶五臣本作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善曰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向曰昭明夏大也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可稱道者七十二君有封禪之事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善曰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翰曰言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其存乎皆以有道乃可為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五臣本無可字得五臣本有而字聞已銑曰軒轅黃帝也遐邈遠也詳求也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五臣作見可觀也善曰漢書音義

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良曰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維語辭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翰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五臣無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五臣本有堯字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向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銑曰創始也公劉發跡於西戎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濟曰公劉后稷之孫也居於西戎人咸歸其德文王改制爰周郅質隆大行越成善曰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翰曰爰於郅大越遍也言文王改制遂為西伯於周大盛大道遂行仁化愈成其功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

豈不善始善終哉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銑注同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善曰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端蓋慎守先王之遺教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易並盈豉切向注同湛恩厖莫江鴻易豐也善曰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濟曰豐備也言深恩大而備用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善曰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翰曰憲法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善曰孟康曰禋祼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　翰曰禋祼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在於禋祼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冠出后君揆度元始都美攸所卒盡也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絕遠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今謂漢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　向曰言周猶有封禪之建明聖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亦宜然大漢之德逢五臣作漨音蜂涌原泉汋勿潏聿曼羨善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潏泉貌徐廣曰汋没也亡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向

曰湲火也言漢之盛德若火原泉之涌出流潤不絕也湯滴泉流貌曼羨長多貌旁魄蒲莫四塞翰曰旁魄通達

雲布霞散善曰張揖曰旁魄布衍也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達

至上暢九垓古來下泝八埏延善曰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延若覓埏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銑曰八埏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濟曰萬物皆沾天子之德澤

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善曰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猋逝遠也濟曰協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猋疾風也

邇陿五臣本作狹游原迥闊泳音詠沫音末善曰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沫恩德比之於水近者遊其原遠者浮其沫向曰邇狹近也遐闊遠也

泳浮沫波也言天子恵澤近者遊其原流遠者浮其波也首惡鬱没晻五臣本作闇昧昭晰支列反善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晻昧喻夷狄皆化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翰曰天下沐仁恵之積澤則大惡之積者皆自流没闇昧之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昆蟲闓苦改懌善本作澤回首面内善曰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韋昭曰面向也闓音愷懌音驛濟曰闓歌也回首面内皆調懐天下之仁德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工遥麋鹿之怪獸善曰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良曰囿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徼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祥瑞畢見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格共抵丁禮之獸善曰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

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柢本也武帝獲白麟角共一本因以為牲銑曰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厨用麟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

獲周餘珍五臣無珍放龜于岐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向曰獲得也珍寶也放畜也

招翠黃乘龍於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翰同善注

鬼神接靈圉語賓於閒閒館善曰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文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濟曰靈圉猶所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閒館之內也

奇

物譎詭傚惕儻窮變善曰漢書音義或曰傚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絶異窮
極事變　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傚儻謂奇異也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
敢道封禪向曰欽美臻至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
魚隕航休之以燎力照微夫斯善本作比之為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恧女六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善曰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璇璣鈐
曰武得兵鈐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恧乎小
雅曰心慙曰恧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　翰曰隕落航舟
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也恧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王舟王以為瑞乃以

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勲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音惠善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譓順也向曰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諸夏樂貢百蠻執贄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輸貢賦蠻夷執貨而進也贄夷貨名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濟曰言德齊上古之君功美無雙休烈善本作列浹洽符瑞衆變期應五臣本作應期紹至不特創見善曰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良曰休美烈盛浹及洽徧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符瑞衆變如應期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意者善本無者泰山梁甫五臣作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

榮善曰漢書音義曰意者言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號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者辭也況善也榮善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善本無此二句向曰帝天儲多祉福慶善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善本無也銑曰悉發封禪之制讓而不為文顛曰弗發往意契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善曰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濟曰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言不封之禪絕三神之意羣臣惡焉良曰惡恥也或謂善本作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善曰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與瑞以示王者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也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幾何之跡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五臣作可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　翰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　言武帝不可讓也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五臣作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勤功中

嶽善曰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泰山向曰替廢謁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

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

皇皇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兼無事字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善本作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善曰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翰曰皇皇大也丕亦大也貶輕也

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善本從火日月之末光絕炎焰以展寀錯措事善曰漢書音義曰寀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

設錯事業也銑曰搢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絶遠矣照展申宲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恩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猶兼正列其義祓夫勿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善本作亡窮善曰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祓飾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攄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善本作蜚英聲騰茂實善曰蜚古飛字也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後激揚大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向曰永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善曰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於是天子沛昔蓋切善本作佈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五臣作試哉善曰張揖曰佈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佈或為沛銑曰沛然溫潤貌俞然也朕我也言我誠往哉將然封禪之議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向曰總納詢謀也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翰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　向曰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善曰遊遨也言羣瑞雲行天下也　屢臻故可遊遨也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滋液滲疏禁漉何生不育善曰說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漉音鹿良曰雨露滋液潤澤滲下於土何物之生者不養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翰曰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曷何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之恵化所為潤澤也非唯偏之我氾似布護之向曰潤澤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君化分散萬物皆霑也氾猶君也布護分散貌萬物煕煕懷而慕思五臣作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善曰

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 濟曰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禮明神之位望天子之來幸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 良曰邁往也

般般班之獸樂我君囿五臣作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善曰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翰曰般般雜色貌樂遊也是時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

旼旼旻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去聲協韻 善曰漢書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態他代切親見其來 向曰旼旼明貌穆穆美也態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貌蓋嘗聞有之今乃親見其來也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善曰文穎曰其道從乎此乃天瑞之應 銑曰言其

來見之道無從地應天瑞以示明君之徵蓋茲亦五臣作爾於舜虞氏以興善曰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濟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五臣作興帝用享祉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畤獲白麟故言游靈畤也毛詩麀鹿濯濯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祉福也　良曰濯濯游貌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畤祭祀有白麟見馳於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徂往輿車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嘗五臣本作甞字有向曰三代謂夏殷周也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采色炫縣燿五臣本從日煥炳煇胡本煌向曰龍光也正陽顯

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善曰文顯曰陽明也如淳曰書傳撰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火也今黃龍見當改為土故云受命所乘也本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之純反以符瑞　善曰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不濟曰厥其章明也言天以其有德示之祥瑞不必眾言以美其道也諄諄眾言也依類託寓喻以封巒善曰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事當諫喻以封山之事巒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　銑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合天子之德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故曰於音烏良曰歎美之辭也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善曰太公陰謀機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向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化尚猶恭懼此興而慮衰安而思危也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格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向曰祇敬也　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

亦然也

劇秦美新并序 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禄素餐所刺何以加馬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翰曰劇甚也王莽簒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 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 中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銑曰謂幷也臣雄經
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五臣本作恩拔擢倫比與羣賢
並位善本無位愧無以稱職濟曰渥澤恵恩比類也言蒙澤恩拔於倫類與羣臣並位自愧
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臣伏惟陛下善本有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
明尚古善曰書曰若時登庸又曰欽明文思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
道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善曰尚書曰天子作人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精
善本作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
並神明善曰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

厚德比於地如更一地故云貳地也有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弈之德也罔無也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善本無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善本作常有顛眴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銑曰顛眴謂風疾也犬馬雄自謙賤比於弈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濟曰章見也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

亦臣之極思也善曰莊子弇州子曰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向曰究盡也臣

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袪睢睢許惟盱盱音吁　善曰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魯靈光殿賦曰鴻荒樸略厥狀睢盱西京賦曰睢盱拔扈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翰曰權輿始也袪開也睢睢盱盱視不分明貌言始天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或玄而萌

或黃而牙善曰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牙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籠始生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音吁　善曰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　向曰

剖判分也上下天地也言天地之氣相蒸而生萬物也嘔蒸也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善曰
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銑曰天地既分是育萬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焉蓋將治也在乎混混茫
茫五臣本作混茫混茫之時矇善本作闇罕漫而不昭五臣本作照察世
莫得而云也善曰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豈闇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
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翰曰混混茫茫混沌之氣也矇
開罕漫不明貌言此當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其貫厥有云者五臣無此一句上
罔顯於犧善本作羲皇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羲皇向曰其有可云者無有明

於伏羲之皇者也罔無也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台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銑曰邇近靡無著盛也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翰曰孔子不見用於時故脩春秋因而發思也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善曰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良曰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棄此而暴虐獨秦崛求勿切善本作屈起西戎邠斌荒岐雍之疆善曰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濟曰邠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因襄文宣靈之僭跡善曰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良曰襄文宣

靈並秦公謚也言始皇因此跡而起立基五臣本無立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文王卒子莊襄王立翰曰秦至孝公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王謚也茂盛奮起也言秦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至政破縱五臣本作從子容切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本作皇帝盛從鞅於御儀章斯之邪政善曰史記曰莊襄王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良曰政始皇名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擅其威也向曰始皇盛從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馳騖起翦恬賁奔之用兵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

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　翰曰馳驅白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剗楚簡滅古文刮古八語燒書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向曰剗削也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銑曰弛廢塗塞也欲使人愚也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善曰流漂滌蕩謂除之也濟曰流漂滌蕩並謂除去其禮法也難然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善本作公業善曰難古然字　翰曰難燒也勒記也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向曰稽述紀也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良曰耆舊碩大也大

老謂老儒也遯逃也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
獸狙七余猛古孟而不臻善曰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齧人也又曰獷犬不可親附
也銑曰鳳凰麒麟皆以秦如惡猶而不至也狙獷犬齧人者也甘露嘉醴景曜浸侵
潭淫之瑞潛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濟
曰此瑞潛而不出大茀浦没經霣隕巨狄鬼信之妖發善曰茀彗星也穀梁
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茀也步內切茀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先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
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
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向曰茀妖星也霣落也始皇時彗星見餘同善注神歇靈液

漢本作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善曰繹猶緒也言神靈歌其舊緒不福祐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弑劇甚也言促甚也良曰天地神祇以泰無道之甚故歌其靈潤滋液不降以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言為君之道兢兢恐懼銑曰兢兢懼也不可離於身也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慝善曰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兢集也昧或為蕤濟曰窮極㕛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慝也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善曰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向曰覽古者

憑仁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徹有意言漢有仁義之德尚缺矣 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 翰曰若順也又曰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則必比跡於桀紂之主 況盡汎 五臣作訊音信 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 善曰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埽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汎同所買切 良曰言除埽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訊除也 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 宛 葉 音攝 善曰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滅秦道自宛葉 向曰舊迅成武貢宛葉地名 自武關與項羽 五臣無羽 戮力咸陽 善曰

漢書曰初高祖將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嶢下秦軍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　銑曰項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幷之計漢王聽信策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善曰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摘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古玄反　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　濟曰尤甚蠲除也

如五臣作始儒林刑五臣作形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善曰歷紀歷數綱紀也　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盛興焉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

雖知違古而猶髗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髗猶因也良曰言漢繼秦餘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髗之未能盡除絕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善曰為髗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濟曰典則弛廢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善曰言天道既極歷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銑曰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亂道散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言上帝廻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向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寬其猶夫能至治道極數盡朴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玄符靈契黃瑞涌出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

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列馬涌出瑞之翰曰玄天黃地也言天地符契祥瑞時見於時也滭必渤善本作浡汤勿潏聿川流海渟音庭良曰言祥瑞多如川流海水之渟貯也餘皆水流貌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言衆瑞之多也誕彌八圻五臣作圻上陳天庭善曰八圻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方也言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霧露潤集布散天下大廣於八方之境德聲上陳於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閒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善曰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為雷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深淵項岱曰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不可辭讓言難也向曰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熾之光萬國歌謠響飛滿於天

淵之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 善曰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 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尊之位也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 善曰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 銑曰剖分也言創治天下人規萬世也 奇偉倜 天歷 儻譎詭天祭 五臣作祭 地事 善曰言衆瑞所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 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偉大也倜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也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章 善曰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八章謂錄之為書如篇章然也 登假 格 皇穹鋪衍下

土非新家五臣本作室其疇離之善曰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離應也良曰登上格至穹天鋪布衍廣疇誰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若此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表儀也濟曰卓大煌明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興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為瑞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虵當徑高祖杖劒斬虵分為兩道開也銑曰湯有白鳩丹烏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虵之應比之於此為輕蔑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善曰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昔帝纘

祖管皇王纘帝五臣本無纘帝二字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五臣本作已豈如善本作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委亦積也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旁作穆穆明旦也五臣本作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平聲善曰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銑曰穆穆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善曰

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豈和也　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肴般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善曰言以文雅為囿囿以禮樂為場圃肴續也紹繼也　翰曰祕書之府　良曰肴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善曰作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蓍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宣偏也臻至也　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者神卦靈兆卜文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

皆美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煥照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臻至也

式軨軒旂旗以示之

善曰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軨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窓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向曰式用也軨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有差以示百官有節

揚和鸞肆夏以節之

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　銑曰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也

施黼黻袞冕以昭之

善曰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　濟曰以衣服昭其等差

正嫁娶送終以尊之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　良曰正天下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欣序

親九

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翰曰淑美穆和也夫改定神祇上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良曰改定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欽脩百祀咸秩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皆秩序也謂敬百祀銑曰欽敬咸皆得次序也明堂雍臺五臣本作辟雍壯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向曰明堂布政室辟廱講藝之所九廟長壽極孝也善曰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篹士卷切與饌同銑曰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篹食之堂制

成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翰曰洪大也北懷單于廣德也善曰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上書慕從聖制以誑耀太后濟曰懷來也單于匈奴也若復五爵度三壤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也言民田有三等之給經井田善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良曰經營也井謂田之畞數營而均之免人役善曰漢書曰莽令吏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善曰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侯　良曰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匡馬法善曰馬法司馬穰直之法也謂成出

革車一乘毅戎備也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良曰匡正也司馬法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也

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

善曰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爍美也　翰曰恢大祇敬庸用爍盛懿美也崇賢良敬而用之此盛德美和之風也

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善曰搢紳謂經儒之人也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瞽誦詩士傳言諫過也　向曰搢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講習經義以為箴規諷誦之道也塗道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　銑曰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

多也漸進也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積善本作韣善曰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櫝音韣古字通音讀翰曰俾使緒業也布濩分散貌衍廣也韞櫝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郁郁乎煥哉善曰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濟曰郁郁乎煥哉盛美之言也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善曰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濟曰允信塞滿也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平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向曰無不振懼威德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

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嬀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向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著盛也黃帝虞舜之先祖帝典闕者已五臣本作以補王綱弛者已五臣本作既張炳炳麟麟五臣本作煒煒豈不懿哉善曰麟麟光明也麟與燐古字同用翰曰炳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沇潛甸內帀洽侯衛厲揭綺例要荒濯沐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適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沇潛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曰深則厲淺則揭銑曰被及仁風霑濡淳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沇潛深也良曰甸內謂近都邑也帀洽謂被霑風也侯衛要荒遠服也厲深霑也揭淺霑也濯沐霑霑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而述善本作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善曰言法術前典而

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迮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嶽申宗祀之儀增封泰山廣善本無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　向曰典常也蓋受命曰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向曰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

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五臣無受命之臻焉善曰言奔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　向曰堂堂盛貌丁當厥其也　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渟深也受命謂奔也臻至也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五臣作向喁喁魚恭如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內向謂順服於君喁喁衆口喜悅貌帝者雖勤讓善本無讓惡烏可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　翰曰帝者謂奔也惡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為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也宜命賢

哲作帝五臣本無帝字典一篇舊善本作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善曰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龍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使無極也摛舒奮振罔無也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善曰巍巍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栗栗危懼濟曰令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高大之德履其謹敬之道也栗栗謹敬也臭許又馨香含甘實善曰言明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向曰令天下常臭聞馨香之馨含甘美之實德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翰曰鏡鑒也聆聽也言天下調謠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善曰尚書曰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㐂與古熙字通**荷天衢**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衆績功越適熙廣也**提地釐**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　向曰天下之士皆欣荷天道之亭道統其地理以助君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安人也地為臣道提統也釐理也**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之上則也近可試為之

典引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為堯後故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蔡邕註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五臣本作郤萌等召詣雲龍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翰曰雖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小黃門趙宣向曰小黃門官者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也臣等對曰善本無等守曰字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皇贊中全述賈誼此篇以明秦事言善本作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為輔佐秦亦未滅謂是時無賢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

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過秦篇為非是也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將見問意開寤耶七字臣具對素聞知狀銑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吏問之固終奏聞此論為非也固又具對本所聞知事非之狀於帝矣素本也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反微其文譏刺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濟曰謂私於卓氏女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備也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跡而死主上

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銑曰言相如以此賢於遷相去遠也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善本作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之論也因史見意謂脩春秋襃貶之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深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臣固頓首善本又有頓首二字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善本作亡向曰惟思實靡美也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

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自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隨和者難為珍五臣本無此一段）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英明之盛德所冀萬分而得其一分也）猶樂（善本無樂）啓發憤懣（善本作滿）覺悟童蒙（銑曰樂謂樂為其事也）光揚大漢軼聲前代（五臣本作世　良曰軼過也言光揚大漢之美過聲於前世聖帝明王也）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因）熅熅（於云反　蔡邕曰易太極是生兩儀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　翰曰太極混沌氣之初也元始也兩儀天地也烟熅天地之氣）有沈而奧

有浮而清蔡邕曰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　善同邕注向曰與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沈深為地有浮輕而清為天也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蔡邕曰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　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也銑曰沈浮之氣相交雜衆類混合而成其形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銑曰肇始也五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也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天造草昧混猶溷濁　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經于草創冥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寥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脩善本無可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者莫不始於太昊之主以為帝皇之首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脩治也闡開也繹治也夐遠也亙斯之世善本作代通變神化函含光而未曜翰曰亙次也言次此太昊已上變通神化其光不見則難可知也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

以冠德卓絳（善本作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黃帝德冠帝位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絳寛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寛遠者莫崇於堯也）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五臣本作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

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　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舜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遂成湯之業湯復遂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

元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垂彝倫斁而舊章缺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亢龍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

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彛常倫理斁敗也舊章古書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綴於學斅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善本作喆蔡邕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喆之德向曰宏大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備哉粲爛真聖善本作神明之式善本有也字向曰古道既備粲爛然其有文章也式法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善本無茲褊矣蔡邕曰茲孔子也善曰謂皐陶后夔阿衡周旦也密勿僶俛也銑曰褊小也言

古道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皋陶之徒傴俛同心為之輔佐功成德廣比此亦小也是以高光二聖宸五臣本作辰居其域蔡邕曰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翰曰同蔡注言有德也域所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向曰天命既至則俟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文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之意也易乾卦九四云或躍在淵自試也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銑曰拊翼未舉欲飛也紛紜盛多貌海內雲蒸雷動電熛必搖反良曰威德震動也熛飛也胡縊一智莽分尚五臣作上不泣其誅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

莽地皇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縊而死泣臨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輯善本作揖

羣后正位度宗蔡邕曰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　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也

有于德不台五臣本台作怠字兼有嗣字

淵穆之讓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　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翰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乃將讓于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

讓也淵深穆美也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靡之容撝與靡音義同　銑曰靡無師衆矢陳敦勉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令兵衆陳列勉勞奮擊指撝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撝與靡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　向曰言當天心之正理以膺天命授堯堯能讓歸功之運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蔡邕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　翰曰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如輔佐漢室矣禮樂既盛故云蘊也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也若順也帝者

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本事曰誥戎事曰誓濟曰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士責可探也蔡邕曰洪大也纖細也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銑曰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纖細也賾幽深也並開迹於一貫善本作匱同受侯甸之五臣本有所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簣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翰曰湯及文王累世開迹自於卑微如起一簣之土以成其山漸為諸侯弈世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養百姓也簣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乘其

命賜彤弧黄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蔡邕曰韋豕韋顧巳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秉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黄鉞乃始征伐也向曰湯文二王皆承夏殷之威用討不敬也弧弓也黄鉞金飾斧也韋顧黎崇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至于參三五華夏京遷鎬皓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良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邰之豳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偪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曰華夏京

大也鎬亳地名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貔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用龍虎之兵攻滅桀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蔡邕曰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銑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武護同蔡註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亦

猶於烏穆猗郵翁純皦繹亦蔡邕曰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猗郵皆美也翁純皦繹盛明之貌皆謂大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向曰嚴敬殷厚薦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帝也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蔡邕曰對荅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濟注同爲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蔡邕曰爲奕光曜流行貌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向曰爲長奕盛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以長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

籍光藻朗而不渝耳五臣本無耳字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銑曰誕大朗明渝變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不變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　善曰楊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曰埏埴為器曰甄陶向曰矧況也泝上也況我大漢以堯為基上測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蔡邕曰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

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良曰緝熙明也神靈日照光被六幽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向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仁風翔乎五臣作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銑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國也慝善本作匿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璅五臣本作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濟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慝惡回邪瑣細頤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

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興也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在下也　翰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非漢德不弘其道也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朒朓側匿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　向曰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道

外運渾元內霑豪芒

五臣作毫　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

巨細咸被也 濟曰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渥性類恩露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也

循五臣作脩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銑曰性生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 蔡邕曰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善曰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 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 翰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者亢敵也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蔡邕曰鞏亦勞也 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向曰

虔敬也舉勞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之事渙揚寓內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 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 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死與於是三事岳牧

之寮僉爾五臣作人而進曰蔡邕曰愼而無禮則葸　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寮官僉皆也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之則也俯蹈宗軌銑曰俯下也世宗武帝封禪之軌則也躬奉天經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孝者天地之經言天子身行孝道　良曰惇敘睦辨章之化洽善曰尚書曰惇敘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　翰曰惇厚九族和睦上下辨析章服其化已洽矣巡靖黎庶懷保鰥寡之惠浹祖頻反　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　濟曰巡謀天下衆庶之人懷

安鰥寡之徒其惠洽也浹洽也燔扶元瘞懸善本作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庋懸祭川曰浮沈向曰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祇皆敬也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蔡邕曰視明禮脩則麒麟來應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馴於外囿之中馴順也毛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囿擾緇文皓質於郊蔡邕曰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翰曰擾游緇黑皓白也郊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升黃輝采鱗於沼蔡邕

曰聰德知正則黃龍見　善曰禮記曰龜龍在宮沼　濟曰凡謂黃龍也天子有至德則黃龍見　甘露宵零於豐草　蔡邕曰德至天則甘露降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銑曰宵夜豐盛也　三足軒翥於茂樹　蔡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善曰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　向曰三足烏也軒飛貌翥飛也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　蔡邕曰天子家內也　良曰圖謀皆圖書之類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林外曰坰郊外曰牧　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　翰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方州帝都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　昔周善本無周　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莫侯之事耳　善曰素雉白雉也太公金

匱曰武王代殷四夷閩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禾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　向曰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烏之瑞黑黍黃麥之秀皆為瑞也秬黍麰麥也

君臣動色左右相趨　銑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嘉瑞故動色而相趨也

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又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毛詩曰奉璋峨峨　向曰皆盛多貌也

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　蔡邕曰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尚書曰嚴恭寅畏　濟曰寅敬聿脩懷安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之命奉脩先王之美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

亦以寵靈文武貽燕　五臣作安　後昆覆以懿鑠　善曰左氏傳薳啓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

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德也寵益貽遺宴安昆嗣懿美鑠盛也豈其為身而有顓五臣本無而有二字顓作專辭也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為專擅之辭也蓋以光祖考之德若然受之亦宜勤德而深旅力以充厥道蔡邕曰德思也旅陳也向曰若如此受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以充美祖考之道也德思旅陳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曰恭館宗廟金縢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向曰啟開也恭館置金縢之所也金縢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

之以流傳其占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也言圖書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翰曰亮信章明哲智孔繇先命聖孚也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濟曰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繇道孚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所履令天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大命也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於嘉辰此王者之明命也順命以創制蔡邕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銑曰順天命以創立封禪之制因定以和神蔡邕曰治定作樂以和人神向曰因天下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荅三靈之蕃煩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

已見陸機高祕功臣頌尚書璇璣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翰曰封禪者所以荅天地人之多福廣帝堯之明德矣蕃多祉福　展廣也放唐謂堯也

兹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五臣本作聖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張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向注同

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五臣本無命字也作乎　善曰蔑輕憚難也勑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令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毛詩曰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勑天之命　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開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清廟祖考廟也勑告也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

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令加之二漢是七十四人也向注同降下爰於此謂漢也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五臣作慶而遺章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銑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勒素牒無大度之瑞亦妄遺跡於書傳俾使罔無光大也章謂書傳也令其五臣本作有如台貽而獨闕也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良曰自封禪之君豈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此禮也

於是時聖上固以五臣作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封禪也屢訪羣儒俞善本作諭咨故老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言天子然納封禪之事謀於故老問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餚善本作有覈胡革仁義

善本作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蔡邕曰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淵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曰泂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向曰斟酌飲也餚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餚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臣無經五繇由之碩慮矣蔡邕曰讜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領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銑曰羣后百官也讜正悉盡也五繇卜辭也碩大也言感百官之正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卜者之大慮以知吉也將絣五臣本作伻浦萌切萬嗣揚洪輝奮景炎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善曰絣使也

絣與栟古字通也　翰曰伻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

扇遺風播芳烈良曰扇動播布烈業也久而逾善本作愈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利于人而人不厭故雖久而逾新也其德廣遠故不竭也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蔡邕曰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濟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疇誰亘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　良曰唐美唐皇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

文選卷四十八